



似水年华

师影憧憧

郑荣来◎著

○ ○ ○
老师很多，究竟有多少，我难以说得准确。粗略一算，少说也有六七十位。我曾试图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但遗憾的是竟有一些愣是想不起来，搜肠刮肚也没办法。真是师影憧憧，难以在眼前一展示清晰。

华文出版社

1267
1490
校园文学丛书 ■

师影憧憧

郑荣来◎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影憧憧/郑荣来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似水年华)

ISBN 7-5075-1901-5

I. 师... II. 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106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41 印张 91. 9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心 祭	(1)
神 会	(7)
逃难的日子	(12)
故乡泉	(17)
我姐姐	(23)
堂 姐	(30)
寻访“老屋”	(38)
喜得新木屐	(44)
又是柚子金黄时	(48)
小镇高陂	(53)
心祭韩文公	(58)
初到申城	(62)
叶家花园	(69)
社会关系	(73)
车过杨浦大桥	(80)

师

影

懂

懂

师影懂懂	(85)
我的第一位老师	(90)
校长无恙	(94)
祝福我师	(99)
母校在山村	(104)
如鼎人生	(110)
做了北京人	(115)
日落日出时	(120)
煤渣胡同	(134)
久居京城	(138)
长城情结	(143)
儿女去打工	(146)
为父之道	(150)
期待秋凉	(153)
登天安门城楼	(157)
鸡犬之声相闻	(162)
喜闻院里布谷声	(166)
布谷今年归来迟	(171)
理发事略	(176)
二十四间房	(181)

目 录



贴春联.....	(187)
求过冰心四件事.....	(191)
珍藏一份敬意.....	(200)
学者风范长存.....	(204)
君子坦荡荡.....	(209)
心在安居乐业中.....	(214)
华先生回信.....	(220)
不熄的燃烧.....	(224)
后 记.....	(229)





心 祭

时届清明节，我的心便禁不住沉重起来。这颗自认是坚实有力的心，总是感到载不动那越来越重的怀念——它系着我母亲那远去 40 多年的身影！

40 多年的诀别，40 多年的思念。多少次想到母亲的墓前，向她鞠几个躬，道几句抚慰的话，为她的墓拔一回草，让她得到心头的舒展。但这一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我未能尽人子之孝。因此，每年清明节过后，我心中便陡然增加一分惆怅、一重愧疚！

40 多年前，母亲辞世在珠江三角洲，葬身在番禺的大冈镇——这不是她的故乡，而是为谋生而寄居的客地。

母亲是因病去世的，告别人间时不到 30 岁。我那时才 5 岁，还不识人间愁滋味。朦胧中，只记得一个镜头：躺在床上的母亲，示意父亲到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接着头一耷拉，便无言地去了。

母亲的心中，想必有许多遗憾，只是无法说出。



师

影

懂

懂

丢下幼儿幼女，未能用慈母之心，去温暖和抚育他们成长，她最是痛心疾首；故乡老母恩重如山，未曾尽孝便不辞而去，她不堪愧疚；撇下丈夫在他乡，留下重担让他一人挑，她于心不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她的心已经破碎不堪了。

正是日寇侵略之时，生活日见其难。但每逢清明节，父亲总要带我们姐弟去扫一次墓，向母亲念叨一些我们想说的话。母亲也许从中得到些少的安慰——至少不觉太寂寞。

因为承受不起他乡的艰难，父亲决定结束游子生涯，要回故乡粤东去了。

告别这里的前几天，我们来到母亲的墓前，最后向母亲辞行。天，阴沉沉的，父亲的脸，也如同这天色。烧了一炷香之后，他对我们姐弟说：“记住这墓碑，‘大埔张锦娘之墓’，长大了要常来扫扫墓。”

谁知一别 40 余年，我竟未曾去过一次！

如今，那里想必已经成了荒冢，抑或成了农田，或可能已盖起了高楼。而母亲的心，想必仍在企盼之中。

母亲辞世 10 年后，我外祖母仙逝；25 年后，我父亲也驾鹤西去了。母亲和他们已相见于一世界，



余下的一份惦念，就是我们姐弟了。

苦苦的思念，牵动着两个世界。我的一份思念，也系着天国里的母亲。我忆起过在母亲膝下嬉戏的欢乐，尽管时间短暂，却感到无比幸福。也曾想起让母亲为难的事情，虽属幼儿无知之举，却可想象到母亲当时的窘状。

那是我5岁时，也是母亲去世的那年春节。母亲为了省钱省料，还和往年一样，扯了一块花布，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衣服。年三十我试穿时，发现竟是女孩子布料，便大闹了一场，死活不肯穿。母亲怎么哄都不管用，背过脸去抹眼泪。要不是父亲一声大吼，母亲还不知如何是好。

我还想起，日寇侵略那年，我们全家逃难，母亲那瘦小之躯，竟背着一个已4岁的我四处奔逃，躲避日机的轰炸。她跑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却不肯把我放下，连上厕所都背着。我真是她身上的一块肉！

母亲的思念是企盼，于冥冥之中希望我成长。我知道母亲的心，也理解母亲的遗憾。我于贫困与艰难之中，发奋读书，努力学习，终于完成了中学六年的学业。我曾想过，考上大学就去给母亲汇报。

1959年8月，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催我踏上



师

影

懂

懂

北去的旅途。我离家的那天，父亲卖了家中惟一可卖的旧挂钟，把所得的3块钱全部给了我，作为家里支持我出远门上学惟一的一笔费用。姐夫、堂兄和堂姐等七凑八凑，勉强给我凑够了路费。

由于头一年秋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放开肚皮吃饱饭”，“公共食堂”3个月吃去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粮食，此时的家乡仍在大饥之中。我很珍惜手中的这笔路费，尽量节省着使用，不敢有丝毫的浪费。

来到广州，打听并测算了我所需的种种费用之后，我不禁怅然，大冈，我不能去了。

第二天，北去的火车，徐徐驶离广州站。我向南方遥望着，心，却如一颗铅球，沉沉地留在了广州！

大学6年，我的书念得并不顺利，中间因病休学了一年。6年中，我是全班惟一没有回过一次家的人，原因是出不起路费。

母亲，我知道您是理解我的，但在我，却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特别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曾经有过出差广州的机会，但还是没有去看望您，让我总是处在自责的心态之中。

1968年“文革”时，我们一行4人，曾奉命背着铺盖步行到东莞调查研究。东莞离大冈，已是不远



了。但时间短促，行色匆匆，且因集体行动，有纪律约束，背包来背包去，不许离队。当时正是热衷“早请示晚汇报”、时兴跳“忠字舞”的时候，也正是破“四旧”、大批“封资修”的日子，“扫墓”二字我压根儿连提都不敢提。车过虎门时，我又只有向江那边默祷，心祭母亲的在天之灵了：母亲，不肖子下次再来看您！我的眼泪暗暗地洒在了车窗之外……

11年后，我又一次去广州。我于工作之余，问明了去番禺、大冈的车船班次和时刻，计划在采访工作结束之后，马上奔赴大冈。没想到，工作未了，长途电话却已先到：“速回京，另有任务！”把纪律和工作看得很重的我，又一次怅怅然踏上北去的列车……我终于相信，咫尺之间，果真有远若天涯之时！

去年4月，又是清明时节，我又有一个南去的机会。往返机票均已订好，我的心也早已飞向大冈。不料，又一次因为由不得我自己的意外而未能成行。那时，我真不知该怎样向母亲交待！

常言道：人生没有单行道。我通向母亲坟前的道路，难道就只有一条么？

让我喜出望外的机会，终于又在今年的清明节前夕来到了——我将于四月份去三角洲！苦苦的思念，



.....
师

终于有了尽头；深深的自责之苦，也终于有了解脱的时候。

影

明年是母亲 50 年忌辰，我将彻彻底底地摆脱种种羁绊，去给母亲那颗孤寂了几十年的心以温暖的慰藉。

懂

母亲，您等着，儿子不会再让您失望，我将向您磕无数个响头，是谢罪，是悔过，也是给您的真诚的回报！

懂



神 会

终于有机会去番禺，寻找孤寂了 40 多年的母亲了。姐姐、外甥、外孙和我，还有外甥媳妇和两位朋友，乘一辆面包车前往。三代人一齐来看望母亲，想给她一个惊喜！

车从深圳出发，经广州进番禺，到大冈母亲的坟地，还需经过榄核镇。这是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我多年梦魂所系之处，有我难忘的生活画面留在记忆中。

午未时分，车进番禺境界。问明路线，思绪便随车轮一闪一闪而过——

那是日寇侵占时期。我们一家，从广州逃难到榄核。外乡人到此，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又无特别手艺，父母只好靠卖粥谋生。为求有个生存环境，也就对人相逢开口笑，不敢得罪任何人。

有一次我惹祸了。那天我和一位小朋友踢毽子，因输赢发生争执，他踢了我一脚，踢到小便处，我疼



师

影

懂

懂

得大哭，他见势不好，扭头就跑。我边哭边捡起一块小石子，朝他跑的方向高高掷去，石子落下时击中他的头。他出血了，我也跑回家。不一会儿，他母亲带着他找到我家，我见状钻到床下。

父亲大声说要揍我，母亲说不知我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好歹赔不是，并给了那小孩一些钱，我才算躲过去了。母亲，总是我的保护伞，时刻呵护着我。

我家租用的小店，在一小木桥的桥头。一天中午，两个年青女子来买粥，一人喝了一碗，说是钱在船上，去取了钱再来付。“去吧，不忙，不忙！”母亲笑颜相向。不一会儿，只听有人喊：“有人投河啰！”两岸和桥头，立刻挤了许多人，一问才知是那两个女子寻了短见。母亲闷坐在凳子上，口里重复说着一句话：“让他们多喝两碗就好了。”母亲的心，我后来理解了，她没钱为别人做好事，送一两碗粥，就是她力所能及的善举。

.....

母亲去世时不到三十岁。从我懂事到母亲去世，不到两三年时间。她给我留下的记忆极为有限，这也是让我最感难过的憾事之一。我对她知之甚少，不能为她写一部书，却只能做一两篇零碎的文字。我来重

神 会



游榄核镇，正是想搜寻多一点的记忆素材，做出多一点的怀念文章。

孰料，车到榄核镇，竟让我不知是高兴还是遗憾，这里竟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儿影子。那木桥，已毫无踪迹；那桥头小店，早已为新式楼房所取代；连那小溪，也被两边的楼房横跨着，已无处可钓虾了。我踢毽子的那块开阔地，已成了水泥马路。两边住着的，是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家，像我父母当年卖粥为生那样窘迫之家，这里已经找不着了。后来镇政府的陈先生告诉我，榄核是一个富裕镇。

母亲，不知您可曾神游到此地？可此时此刻，我却仿佛和您神会于桥头小店的旧址。我看见，您还是那样瘦，还是那副忙碌相，还是穿着那件右边开扣的旧式布衫。短而齐的头发，依旧不戴任何头饰。我不曾见您穿过新衣服，但您总是很干净、很整齐，从无邋遢相。我和姐姐与您站在一起了，她和您一般高，却比您富态；我的脸、眼睛和鼻子，据说都很像您，但个子比您高。您是在这个小店仙逝的。您病重时，父亲说，他去找钱来，买好药给您治病。可他在大门口走了几个来回，竟感求告无门，不知找谁好，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没过两天，您就带着无尽的遗憾和



师

影

懂

懂

牵挂，撒手离我们而去了。我和姐姐扑在您身上，大声哭喊着“妈妈”，您却没答应一个字……我和姐在此谈论您，忆及您的慈爱，说到您的无奈，往事历历，我们仿佛还在搂着您说话，不知您是否感觉到？能否听得见？我们此刻面对的，只是小溪口外的那条记不清名字，却曾送您的遗体去大冈的河！

怅怅然，我们离开了这桥头旧址。车到大岗时，夕阳已经西下。寻到母亲葬身的那座山下时，天空忽然布满雨云，给我的心头增添了几分沉重。记得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棺材运到这里时，天也是阴沉沉的，那是一个冷冬。只有父亲、姐姐和我三个人为母亲送行，阴冷、凄凉。没有鞭炮，只有纸钱；没有哀乐，只有三个人的哭声。母亲安葬在山脚下，坟下是一条大路。父亲的用意，想必是为了便于我们寻找。上完最后一炷香，行将离去时，父亲看了看我们姐弟，忽然一阵嚎啕，我们也跟着放声大哭。四个人的家，忽然永远地少了一个，那凄怆，那悲伤，几乎要把我们都击倒……

此后三四年，每年清明节，我们都准时来扫墓，为母亲的坟头除杂草，意在让他眉头舒展；还给母亲一只鸡、一块肉，烧些纸钱。她生前不得富裕，我们



却希望她九泉之下不要太拮据。

我八岁那年，我们举家回故乡粤东。临行前，父亲带我们姐弟到此，最后一次祭奠母亲。父亲一再让我们记住母亲墓碑上的那行字：大埔张锦娘之墓。

让我愧疚万分的是，别后 40 余年，我竟未曾来过一次，让母亲企盼了 40 余年！或许，惯于宽以待儿的母亲，会谅解我的一切，体惜我的羁旅人生之艰难，而不会责备我的不孝。但在我，这笔心债尚未偿还之前，我的心是难以平静的。

终于，我来到了母亲的坟前不远处。如同榄核镇，这里也是沧海桑田，面目大改了。山脚下那片坟地，全已盖成楼房；母亲坟下面那条路，已毫无踪影；那墓碑，更是不知所终。我站在山下不远处的一所中学里，向母亲坟墓的大概所在注视良久。我不再怅然，也不再难过，倒有兴奋与企盼之心绪涌上心头。我企盼母亲的在天之灵，与我们姐弟神会于此。母亲，我们三代人来看您了——您的企盼已经实现，您的眉宇也当舒展。我们已经留下了一张合影，您的颜容想必也已经在里面了。

母亲，再见！您不会再孤独，儿子还会来看您！

